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七十三回 北固橋郭英賣馬 闖邪巷希真論劍

卻說孫高、薛寶當時上前說道：「衙內還有一件事求懇，提轄切勿推卻。」希真道：「請教。」兩個說道：「衙內夜間對我等說，提轄這般仁德君子，實在少有，衙內情願過房與你老人家做個乾兒子，萬勿推卻。」陳希真道：「阿也，什麼話！諒陳希真是何等樣人，雖是稍長幾年，與太尉廝熟，此時貴賤懸殊。雖是衙內雅愛，不怕辱沒，太尉得知，須任陳某無禮。」衙內道：「家父處已稟明瞭。」孫高道：「正是太尉的主意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個親隨早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臂膊大的蠟燭，插在那帶來的台兒上，捧上畫桌來擺著。希真那裡攔得住。撥火棒便去拖過一張椅子，那愁太平便把陳希真推在椅子上按定。高衙內跪下去便拜。希真欲待回禮，吃兩個沒腦子幫住了手，實足足受了八個頭兒。那麗卿立在屏風邊，光著兩眼看他們做作，呆默默地只不做聲。那蒼頭、養娘都忍不住笑。拜畢，陳希真道：「二位哥，這不是弄我，折盡了我的草料！說不得，我兒過來，同哥哥廝見了。」麗卿走到中間來，同高衙內又拜了四拜。陳希真讓了坐位，麗卿去老兒的肩下坐了，蒼頭、養娘送茶過來。希真吩咐蒼頭：「快去叫個庖丁，整頓酒筵。倘來不及，酒樓去做些現成湊上，色色都要美好。」高衙內道：「恁地要費事！」卻坐著不起身。蒼頭去巷口庖丁家轉了回來道：「今日大好日，庖丁不得空，不在家裏。」希真道：「只好委曲酒樓上去胡亂搬些來罷。」希真道：「我記得衙內今年好似二□九歲了？」衙內道：「舊年孩兒曾對乾爺說過二□八歲。」希真道：「衙內長你妹子□歲。」衙內道：「如此說，賢妹是□九歲了。」陳希真道：「雖則衙內大□歲，看去卻與小女差不多，全不似三□光景。畢竟富貴人家，安養得好。」高衙內道：「孩兒那有賢妹這般後生。」孫薛二人道：「卻真是差不多。」只見陳麗卿緩緩立起身，對父親道：「孩兒沒事進去罷？」希真道：「你進去不妨，各位處告了。」麗卿又都道了萬福，冉冉的往屏風後轉去了。養娘也隨了進去。高衙內那雙眼睛直送進去。

少頃，酒保挑了酒席，送到後面去。蒼頭安排搬來。那衙內兩個親隨也來相幫伏侍，擺桌凳，安杯箸。陳希真苦苦的勸衙內坐了首位，孫高第二，薛寶第三。輪流把盞，吃了兩三巡。希真只將素酒相陪，自有幾種蔬菜。衙內道：「爹爹真不開單麼？」希真道：「我昨日說過的，要到月盡夜。」兩個矮方巾起身告辭道：「小可委實要到親戚處賀喜，不能奉陪。衙內在此寬用杯不妨。」希真已知其意，假留了一回，送出門去。轉身來，高衙內已出席候著。希真一隻手挽著衙內的手，一隻手拍著他肩道：「我的兒，我怎想有這塊福氣！如今已是一家人，進到裡面去何妨。」便叫把酒席移到後軒去，吩咐養娘：「一發請姑娘出來陪哥哥。」高衙內聽見這一句，好似啞子掘著藏金，心裡說不出的歡喜。只見養娘伏侍麗卿出來，高衙內又唱個喏，麗卿又道個萬福。希真笑道：「家無常禮，只管文縷縷的幾時了！」遂自己居中坐了，教女兒同衙內對面坐了。養娘來斟酒。高衙內亦不敢□分多看，只是左一眼右一眼的飄過去，險些兒把魂靈飄落。麗卿有時眼光同他撞著，只不怎麼。高衙內問道：「西門外鴛鴦嶺好景致，賢妹去過否？」麗卿道：「不曾。」衙內道：「那裡有個天妃廟，近來桃花盛開，乾爺何不領賢妹去耍子？」希真道：「家裡無人，老漢不□分教他出門。」衙內道：「耍子何妨。」那衙內想不出的話去逗引麗卿開口，麗卿只答應了便住口，再不多說。希真去陪他說些閒話。看看下午席散，高衙內只得動身，卻又坐下，吃兩杯茶。外面親隨也吃了酒飯，備好了馬。希真送衙內出來，親隨也來講了飯。希真叫蒼頭把自己燭台來替換了，將那原來的燭台交還親隨帶回。希真道：「容日來謝太尉。今日初次，不便留你，下次就在老漢處歇宿都不妨。」衙內道：「爹爹不要反勞，孩兒不時的會來。」高衙內上馬去了。附近的鄰舍有幾個識得的，都說道：「這老兒從新顛倒，這般舉止！花枝般的女兒，豈不吃他勾引了？」

那陳希真進來，叫把兩枝大燭移到後軒吹滅了，看著女兒長歎一口氣道：「我只因勢力不敵，故此降志辱身，求個出路。只是委曲了你，多受幾日腌臢。我成就了都?大法，皆你之功也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休說這般話，孩兒夜來原說已都依了。只要爹爹安穩，就是那廝有些長短，我只捺著便了。」希真甚喜，道：「好孝順兒子！我計必成。但只是家中只得一匹川馬，臨走時還少一副腳力。我亦時常頭口行裡去留心，不是擠不得銀錢，實在好的絕無。」麗卿道：「只好再商。」

卻說高衙內得意揚揚回到殿帥府前，孫高、薛寶已在那裡等著，拱手道：「衙內恭喜！」衙內大笑。一同進府，到書房裡都坐下，孫高道：「衙內，我這計如何？如今這人怕不是衙內的！」高衙內道：「計便有大半靈了，只恐求親時他卻推阻，豈不是加倍的陪了吃虧。」孫薛二人齊說道：「沒事，那老兒卻不比得那年張教頭。你看他方才的那些言語，卻□分迎著來。我看他已是千肯，只不好自己開口。我這邊若一去說，必成無疑。卻不可太說得驟了。衙內不時的去溫存著，不可冷落。太尉處便趁早去稟，恐那老兒早晚來謝，弄得兩不鬥頭。」衙內道：「說得是。」

當晚衙內就去見了父親，把這節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。高太尉道：「你這廝想不到的去做！陳老希雖則起先同我認識，他不過一個退休的提轄，你卻去拜他做老子，又要他的女兒，少不得又是討來做正，無故撇我同他做親家公。況且你左弄一個女娘，右弄一個女娘，還怕不夠。勸你不如省些精神，斷了念罷！」高衙內磕頭禮拜道：「我的爺，斷得來時，孩兒早自斷了，只是那人委實的可人心坎兒。爹爹這一次與我作成，下次就有好的也不敢再要了。」太尉道：「我不是意懶，你記得那年為林沖的老婆，費盡多少心血，一場空。陸謙、富安的老小，現在還養著。」衙內接口道：「不，不，這陳老希不似那林沖，他已千肯，只要父親一說便成了。只不可就說。」高太尉道：「我見他時，只謝過寄你。至那親事，你自去說。做不成時，休來纏我。」衙內道：「只須父親如此。」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陳希真換了在家眼色，騎了女兒那匹川馬，叫個馬保兒招呼著，到殿帥府來拜謝。適值高大尉伺候官家大閱，不在府裡。希真等他一回，只得留下帖兒，囑咐了言語，與衙內相見了。衙內道：「正要到乾爺府上來。」當時款待了酒飯。希真辭歸，將錢開發馬保兒，便問那保兒道：「我要買匹好馬，但一時好的難遇，你可曉得那裡有？」保兒道：「今日聽得他們說，北固橋郭教頭昨日死了，他有匹棗騮好馬，有名喚做『穿雲電』，因無喪葬之費，聽他娘子說要賣。小人亦曾見來，果然好馬。」希真驚問道：「莫不是郭英教頭麼？」保兒道：「正是他。」希真歎口氣道：「我卻知道那郭英是個好漢，端的好武藝，年紀又不大，家裡又貧，妻兒又弱，並未發跡，怎麼就死了？他坐下的馬，怕不是好的，不知此時賣去否？」保兒道：「這卻不知。」希真道：「你少待，同我走遭。」

希真忙去後面，叫麗卿取出銀子，只揀一大包，不必稱，取來揣在懷裡，叫保兒領路，一口氣奔到北固橋郭英家。卻是幾椽平屋，只聽那郭英的娘子在裡面冷清清的哭。陳希真進去，叫聲：「郭大嫂！」那娘子收淚，抱著個孩子出來，見了問道：「丈丈府上何處？尋誰說話？」希真道：「小人姓陳，住在東大街，素亦認識郭大哥，不知怎的不在了？」娘子道：「便是撇得好苦。丈丈到寒舍何事？」希真道：「聽說郭大哥有匹坐騎，不要了，要賣，可有此事？」娘子道：「有的。」希真道：「可賣去否？」娘子道：「先夫未死的前兩日，便放信出去。至今莫說買，看也不曾有人來看。還有幾個看也不曾看見，先說道這馬不值甚錢。奴氣不過，將來拴在後面，不去問人賣。」希真道：「小人委實要買，肯出價錢，可叫小人看看否？」娘子道：「在後面，請進來看，不妨。」希真叫保兒外面坐地，跟那娘子進裡面天井內看時，吃那一驚，只見那馬拴在槽邊，垂著頭啃那蹄子。希真把他週身相了一相，問娘子道：「為何餓得他這般瘦？」娘子道：「便是先夫在日，雖甚愛惜，亦有時不能喂飽他；及至病重時，那裡有心理會到他，所以落了膘。」希真又去看了看牙齒，道：「你要賣多少銀子？」娘子道：「不瞞丈丈說，說價也由我討，只奴是本分人，老實說與你，先夫病重時，並不說落價錢，只對奴說：有識得的，便賤些也賣了；倘不遇著識貨的，情願沒草料餓死了他，也不賣。前日有一個人勸我賣與湯鍋上，說倒有五七兩銀子。吃我發揮他一頓。今丈丈真個要買，隨你自說罷。」希真道：「我說不要怪。」娘子道：「何怪之有！」希真委實看得那馬合意得緊，便脫口說道：「與你一百兩足色紋銀何如？」娘子暗驚道：「卻不道還值這許多，落得再要些。」便道：「一百兩少些，求加加。」希真道：「竟是一百二□兩。」娘子忖道：「再不賣時，恐決裂了。」

遂問道：「丈丈，你端的買這馬去做甚？」希真道：「不瞞大嫂，我有個兒子在南營裡做提轄，別的馬不中他騎，特訪聞府上這匹好馬，故而來買。」那娘子道：「這般說，你只管將了去，銀子卻要好的。」希真忙去斜對門錢鋪內，唱個喏，取出銀包，央那朝奉天平上稱足一百二兩，忙捧過來，交付娘子收了，便叫馬保兒入裡面去牽那馬出來。

那娘子收了銀子，見牽了馬去，想起丈夫在日，止不住那腮邊的淚，兩點般的落下來。希真老大不過意。娘子道：「丈丈，還有副鞍韉，是這馬上的，你一發買了去罷，省得在奴的眼角頭。」希真去看了看，已是破的了。希真道：「鞍韉我便不要，你如果嫌馬價少，我再添你些罷。」說罷，去銀包裡又取出兩兩來重的一錠銀與娘子。娘子那裡肯收，說道：「奴自己睹物傷心，並非嫌銀少。」希真道：「把與郭大哥買紙錢，小官官買些飲食也好。」便安在桌兒上。又取了二兩銀子，賞與馬保兒道：「你取了，不可這裡來討除頭。」保兒接了。娘子道：「那副鞍韉，便送與丈丈罷。」希真道：「家裡自有。」便唱個喏道：「小人告辭了。」娘子抱著孩子回個萬福，道：「丈丈慢行。孩兒有好日，必當補報。」希真叫保兒牽馬先走，自己隨後隨著去了。那四鄰看見的人都不信了，說道：「這老兒忒好癖，好道有些瘋了，擠一百五六兩銀子，卻來買這麼一匹馬，馬肉只不過六文錢一斤。王老兒家那匹磨麥的驢子，買來時只五六兩銀子，比他強壯得多哩！」卻說那娘子有了那些銀兩，便去央親族相幫，料理了丈夫的喪事。將那副鞍韉，就丈夫靈前哭著燒化了。不必題他。

且說那陳希真買了那馬，轉了個灣，找一個茶店坐下，把那馬拴在茶店門口，對馬保兒說道：「你自去罷，馬我自己會牽。郭寡婦家不許再去纏，我在這打聽。」保兒應道：「小人不去。」謝了謝，歡歡喜喜跑回自己家裡去了。那希真吃了一回茶，又把那馬看了好歇，起身牽了回去。兀自走幾步，回轉頭來看看。到家門口，敲開門，自己牽人後面，拴在廊簷柱子上，叫聲道：「卿兒，那馬我已買了來也。」麗卿正在樓上，聽見這句，飛跑的下胡梯來，忙問道：「爹爹，馬在那裡？」笑嘻嘻的到廊下來看了一回，分歡喜，問道：「爹爹，多少銀子買的？」希真道：「正價銀一百二兩，又添了三兩，共一百五兩。」麗卿連聲道：「便宜，便宜。」希真道：「不貴麼？」麗卿道：「不貴，不貴。那匹川馬也是一百兩銀子買的，雖然好，那裡及得他來。但不知幾歲口了？」希真道：「我看過，八歲口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你便怎的相得准，我且去箭園裡放個轆頭看，試試你的眼力何如？」麗卿搖手道：「此刻還騎他不得。此刻他正落膘，勉強騎必然騎壞，反不如那匹川馬。待用好水草，好米料，將息他到來日，再多溜他幾轉。那時孩兒騎上他，出個轆頭來叫爹爹看。」

希真笑道：「恁地你倒好去做馬保了。天晚了，我且牽到箭園馬房裡去，好好喂養。我得這副腳力，緩急可靠矣。」就把用剩的銀兩，仍交麗卿收好了。自己牽馬到後面拴好，上了料，走出來。只見蒼頭來回道：「高衙內來回拜……」說不了，那衙內已先進來，將著高俅的名帖，說道：「家父因官家議論討梁山的軍務，國事在身，不能親來，特著孩兒回拜。」陳希真道：「什麼道理，反要衙內勞步，且裡面坐地。」希真叫道：「卿兒，你的哥哥來了。」麗卿在樓上應了一聲，好一歇，慢慢地走下來，相見了。希真便以酒食相待，教女兒一同相陪。

說話間，高衙內看那軒亭精雅，稱贊了一回。只見那壁上懸著一口寶劍，便問道：「這口劍可是賢妹的？」希真道：「正是。」衙內便要看，希真自去取來。到席上看時，只見那劍靶上細絲繚結著，上面赤金嵌出「青鐔」兩個字，靶上又墜著蝴蝶結子，雙歧杏黃回須卷毛獅子吞口，劍鞘上裹著綠沙魚皮菜花鋼鏑虎鉸鏈，上面有四個字道：「秋水寒鵝，虹光鏗吐蓮花質。」也是赤金嵌的。希真便把那口劍，抽出一段來與高衙內看。只見那高衙內打了個寒噤，覺得那股冷氣夾臉的噴出來，毛髮皆豎。看那鋒刃時，乃是四指開鋒，一指厚的脊梁，鏡面也似的明亮，遠望卻是一汪水，照耀得人的臉都青了。連靶共重七斤四兩，長四尺二寸。高衙內問道：「乾爺，你這口劍是那裡買來的？」希真道：「那裡去買，這是老漢祖上留下來。這劍砍銅割鐵，如削竹木。我祖上隨真宗皇帝征討澶淵，帶去邊庭上，不知出過了多少人。這劍歸家後，但逢陰雨天，他便嘯響。老漢幼時聽得先祖說，那幾年這劍懸掛的所在，燈下往往見有人影立著，細看卻又不見。又那嘯響時，往往躍出鞘外。近年來想是那些精靈也漸漸銷散了，這些景象亦不多見。我這個癡丫頭，就把他當做性命一般，放在他牀裡面，陪著他睡。今日因鞘上有些損壞，方才修好了，所以掛在這裡。」衙內道：「妹子，你既這般好他，諒必舞得更好，便請舞一回何如？」麗卿笑道：「刀劍是殺人的勾當，有什麼好看！」高衙內道：「好妹妹，不要著我吃醋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兒，既是哥哥恁地說，你就舞了一回罷。」麗卿吃催退不過，只得立起身來，挽起袖子，去路裡抽出那口劍來，走下階簷，開了一個四門。高衙內夾著一雙眼，看著麗卿，連珠箭的喝采。麗卿舞罷，把來插入鞘內，交付養娘捧去樓上收了，放下袖子，仍去坐了。高衙內道：「端的舞得好。」希真笑道：「衙內污眼。」當時又吃了幾杯。希真又引衙內到軒後看了一回，也有些假山湖石花木之類，右手一帶曲折游廊。天色已晚，高衙內辭了回去。

話休絮煩，自此以後，衙內日日到希真家來，時常送些衣服、玩好、飲食之類。希真便將酒食待他，只陪住他，不去應酬別事。衙內有時也歇在希真家，從不教女兒迴避。那麗卿打起精神，只和親兒妹一般看承，片言微笑，都不苟且。那衙內看得那麗卿吹彈得破的龐兒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，只礙著這老兒夾在中間討厭。有時故意說些風話挑撥，希真一面顧著女兒的顏色，一面把閒話架開去。那麗卿只記著他父親吩咐的言語，捺住那股氣。衙內只管去催孫薛二人來說親，二人只動衙內再寬耐幾日更好。不覺已是八九日了，希真對女兒道：「我的都?大法，又磨去了一大半日子，那廝卻不來說起親事，卻更妙。再挨到幾日，功程圓滿，得空就走他娘。」麗卿道：「孩兒也巴不得快快過去，實在受不得了。」希真道：「好兒子，再是一兩日，你只推身子不安，去迴避了罷。」

說著話，高衙內又到。希真直接他進來。那衙內將著一塊碧玉禁步、一顆珠子，說道：「送與賢妹添妝。」希真笑道：「怎麼只管要你費錢。」叫麗卿謝了收去。衙內道：「自家兄妹，謝什麼！」那一日，一大家說說笑笑，少不得又是吃酒。剛至半酣，蒼頭進來回道：「外面張老爺來辭行，老爺說要會他，已請進廳上了。」希真道：「我曉得了。你只顧自去，我就出來。」希真忙換了件道袍，說道：「你二人寬吃兩杯，我會客就來。」吩咐養娘道：「你小心伏侍，不許走開。」忙走出廳上去了。

那衙內見老兒已去，放心大膽，笑迷迷的只管訂住了麗卿看。麗卿吃他看不過，也笑了，一面把頭低了下去。衙內吃他那一笑，弄得七魄落地，三魂昇天，骨頭酥軟了。一時色膽如天，便將右腳桌底下來勾麗卿的腳。巨耐那張八仙桌子生得闊，麗卿那雙腳又縮在椅子邊，卻勾不著。高衙內叫聲：「妹子，我和你到軒後假山洞裡去耍看。」麗卿道：「不過如此，有甚好看。哥哥自己也去，並非不認得。」衙內道：「聽得妹子的箭園分好，哥哥卻不曾見，何不領我去看看？」麗卿道：「且待爹爹來，一同去。」衙內見他只不動身，便對養娘道：「你去把酒燙燙來。」養娘捧著壺道：「酒還火熱，燙他怎的！」衙內道：「妹子，你的酒冷了，我與你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麗卿面前酒杯內的殘酒，搶來一飲而盡；去養娘手裡取那壺，花花花的滿斟一杯，先自己嘗了嘗，雙手捧與麗卿道：「妹子，你嚐嚐哥哥的這杯熱酒。」那麗卿已是坐不穩了，又吃他這一撥，那裡再忍得，便霍的立起身來，那兩朵紅雲夾耳根泛上來，恨不得一把抓來摔殺他；轉一念，記起父親的千叮萬囑。只得捺了又捺的捺下去，走去外邊那椅上坐著，低了頭只不做聲。衙內覺得沒趣，只顧吃酒，還只道他怕羞。

希真送那客去了，急轉後軒，只見女兒坐在一邊，衙內獨自吃酒，見希真來，起身道：「乾爺請坐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兒，何不陪你哥哥吃杯，卻在外邊坐地？我兒，哥哥已是一家人，不要只管這般生刺刺地。」麗卿半晌說道：「哥哥要與孩兒把盞，不敢當他的，故而讓開。」說罷，仍起身入席。麗卿道：「爹爹，哥哥說要到箭園裡去耍子。」希真道：「最好，我們何不就移杯盤到箭廳上去。」三人正要立起身，只見蒼頭來稟道：「太尉府裡差一個體己人來，請衙內快回去，說有要緊事。」希真道：「既然尊大人有正事，衙內且請自便，過日再見。那箭園內桃花還未謝哩。」衙內道：「孩兒也不吃飯了，就此告辭。」

希真送了衙內轉來，問女兒道：「方才那廝可說什麼？」麗卿搖著頭道：「不說甚。方才廳上什麼客，爹爹去陪這半日？」希真道：「就是到沂州府去的那張百戶，我托他帶那信。我兒，將來那廝再來，你竟迴避罷，我有話支吾。」

卻說衙內回去，老子前去完結了那件事，便自去叫孫高、薛寶兩個到面前道：「我要死了，看來這命不久矣！」孫薛二人道：

「衙內怎說這話？」衙內道：「這話，這話！你兩個全不替我分憂。他索性不肯，我也斷了念。許多日子，只叫我去乾嫖，引得那雌兒睡夢裡都來纏我。我沒處消遣，只好把家裡的這幾個來熄火，卻又可厭。正是吃殺點心當不得飯！魚兒掛臭，貓兒叫瘦。你兩個到底怎地？」兩個沒腦子慌忙說道：「衙內息怒。並不是我二人不當心，只是這節事，不得不如此長線放遠鷄兒。今衙內這般說，我二人便去，管取成功。」衙內道：「好呀，我平日又不待你們錯。」那衙內覺得小便處有些澹痛，到裡面去了。

這兩個沒腦子，飛也似的到希真家裡，見了希真。希真問道：「二位少晤。」兩個齊說道：「正是多日不來親近。今日一則來候候，一則有件正經事。」希真道：「什麼事？」二人道：「替今愛姑娘說一頭媒，不知肯俯允否？」希真笑道：「感謝二位。想二位說的，諒必不錯，但不知是那一家？」孫高道：「提轄試猜猜看。」希真把眼泛了一泛，笑道：「我怕猜不著。莫不是我那乾兒子仰之彌？」二人呵呵大笑道：「你老人家真是神仙。便是這頭親事何如？」陳希真道：「我聽說衙內已有兩房正室夫人，卻又要小女做甚？」孫高道：「提轄聽稟：那衙內雖有兩房正室，他卻頂著三房香火。太尉是第二房。那兩位一位是大房的，一位是三房的，只有太尉這第二房，還不曾定。提轄若肯俯允，令愛便是太尉的親媳婦，比那兩位不同，但不知尊意若何。」希真道：「實不瞞二位說，這頭親老漢甚是願意，但與太尉貴賤不敵奈何？」孫高道：「提轄休說這話。太尉與提轄心腹至交，豈可因貴賤而論，只求台允，太尉那有不喜。」希真道：「如此說，深仗二位大力。但只是老漢尚有三件事，並非勒索。若太尉依得，莫說這個丫頭，便是□個女兒，我也送上。如不能依，休怪老漢執拗，卻是不肯。」孫薛二人道：「請教。」希真道：「一件是不必說，太尉定依得：我老漢又無男兒，只靠這個女兒，衙內既與我做女婿，便要他把我做親爺看待，我後半世就靠著他。」孫薛二人道：「這事不難。」「第二件，小女雖是第三次進他的門，聞知得衙內就要銓選知府，那副恭人紫浩，卻要先把與小女。第三件，老漢姓好靜養，太尉那後花園內的那座虛明閣，須要送我安居。這三件事，若半件兒不依，體提。」

孫薛二人商量道：「這事我們難好做主，且去稟過太尉定奪。」二人辭去，對衙內說了。衙內歡喜得個獅子滾繡球，便道：「有何依不得，有何依不得！只是一件事，我在這裡不樂。」二人問道：「甚事？」衙內道：「那雌兒的臉好像撒過霜的，裝呆搭癡，恐他不省得風流，取來卻不淘氣。」孫高道：「非也。衙內你不曉得，他是清白人家女兒，那肯同那三瓦四舍的奉迎。他既與你做夫妻，自然又是一樣。衙內，女娘們須要這般穩重的好。」衙內便引他二人同去稟了高俅。高俅道：「那兩件都應了他。只他要我的虛明閣，且去虛應著，等過了門再商。」衙內大喜，便叫孫薛二人去回報了希真，「就在他那首選日子，我在這裡等信。」二人去了兩個時辰，轉來道：「事已妥洽。那陳老希說道，日子太遲，恐怕天熱；太近，他又要趕辦些妝奩，揀定了四月初四日下聘，初□日合巹。」高俅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到底你們兩個會幹事。」叫備酒筵，先謝二位大媒。當日高俅叫衙內陪他二人飲酒至夜，二人謝了歸家。

不說那薛寶，單說那孫高，吃得酩酊爛醉，回到家裡。方才坐下，蒼頭稟道：「大老爺回來了，方才到得。」孫高聽得，一個攏踵立起來道：「快請來敘話。」原來那孫高排行第二，他還有個哥子，叫做孫靜。為人極有機謀，渾身是計，又深曉兵法，凡有那戰陣營務之事，件件識得。只是存心不正，一味夤緣高俅，是高俅手下第一個蔑片。凡是高俅作惡害人之事，都與他商量；但是他定的主意，再無錯著。因此高俅喜歡他，提拔他做到推官之職。他卻不去就任，只在高俅府裡串打些浮頭食，詐些油水過日子。高俅也捨不得他去。京城裡無一個不怕他，都叫他做孫刺蠅。那日因奉高俅的鈞旨，到歸德府公幹方回，天色已夜，不便進府。當晚兩兄弟見了，各說些寒溫。孫靜道：「近日高府裡沒甚事麼？」孫高道：「沒甚大事，只是我今日與他兒子張了一頭雌兒，卻甚順利，一弄就成，少不得有些謝我。」孫靜便問：「是誰家的？」孫高把陳希真那節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孫靜聽罷，搖著頭道：「你且慢歡喜。這事尷尬，其中必有詐，這是唱籌量沙的計。」孫高沉吟半晌道：「這計我卻擬不出，莫不成叫他女兒做甚歹事害人？」孫靜道：「他也不能害人，只不過高飛遠走而已。你們空費氣力，張羅一番，吃人嘲笑。且待我明日見高俅時，點破了他，再設一個法兒，管教他插翅也飛不去。今日你醉了，且去睡，明日我對你說。」不知孫靜定出甚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